

北京大學五十周年紀念

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概要

胡適題

北京大學五十週年紀念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概要

(一) 緒言

敦煌在甘肅省的西邊，是中國本部最西的一個小縣。面積抵浙江全省的一半，然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地方是戈壁和沙漠，耕地有限，所以全縣人口不過二萬七八千人，只抵得內地的一個小鄉鎮。

現在的敦煌雖然是這樣一個偏僻窮困的小縣，但在歷史上却有過一個很光輝的時期。原來當漢武帝以前，甘肅自蘭州以西，稱爲河西走廊的武威張掖酒泉敦煌四個地方，本爲匈奴所有。到了漢武帝才驅逐匈奴，將這四處收歸中國版圖，設立河西四郡。漢朝在河西所築的長城，最西止於敦煌。歷史上有名的玉門關和陽關，就在敦煌境內。自漢朝到唐朝，中國和西方的交通，差不多都取道兩關。古代敦煌的地位正同現在的上海一樣，是中外交通的一座大門。

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概要



唐宋以後中西海上交通日漸繁盛，於是敦煌的地位慢慢的失去了，他的往日的光榮也慢慢的爲人所忘記了。到了十九世紀的末葉，西洋考古學者的注意轉移到中央亞細亞一帶。在二十世紀初年，當我國清朝光緒和宣統之間，英法的考古學者在敦煌得到驚人的發見，震動了各國的學術界，因此創立了敦煌學一門學問，來研究敦煌的一切。沈默了一千多年的敦煌，至此又恢復了舊日的光榮，在考古學上爲全世界聞名的一個地方，和周口店安陽鼎足而三。

(二) 敦煌古物的發見

近五十年來，在中國的考古學上是一個了不起的時期。河南安陽的商代遺物，北平內閣大庫的明清檔案，周口店的北京原人化石，以及敦煌古物，都是在這一個時期之內發見的。現在略說敦煌古物的如何發見。

離敦煌城東南四十里有一個地方叫作千佛洞，正在鳴沙山東頭的一處斷崖上。南北有三里路長，沿着斷崖鑿了差不多五百個石窟，窟裏面的壁上都繪有壁畫。斷崖上面是一片戈壁

和流沙，西北風一起，流沙便和水一樣直往下流，因此有許多洞慢慢的被流沙堵塞起來。光緒三十六年，（西歷一九〇〇年）千佛洞有一位名叫王圓錄的道士，湖北麻城人，他發了一個願心，想把堵塞石窟的流沙掃除乾淨。打掃的時候，無意間發見一座洞內的牆壁破裂，王道士把破裂的牆壁理清，才知道原來是一座門，門裏另有一個小洞，堆滿了古代的寫本和刻本書籍，並且還有古代的繪畫以及地氈之類。當時王道士和地方上的讀書人全不認識這些古物的價值，也不知道愛惜。由王道士隨意拿來送人，因此就有一些流到各處去了。

到了光緒三十三年，即是西歷一九〇七年，千佛洞古代書籍發見至此已經七八年了。那時有一位英國考古學家斯坦因（Sir M. A. Stein），他在印度政府的教育部作事，奉命到新疆一帶作地理和考古學的考察。他取道新疆的天山南路，由和闐往東，橫渡羅布大沙漠，進入敦煌境內。在敦煌西北漢代長城線上的廢燼堡內發見很多的漢簡，即是漢朝寫在木片上的公牘文書。到了敦煌以後，聽說千佛洞發見古代書籍，於是趕到千佛洞，用金錢利誘，向王道士收買古寫本書籍繪畫美術品，共裝二十九箱，運回印度。民國三年，即西歷一九一四

年，斯坦因第三次到新疆考古，再來敦煌，又向王道士買去五大箱的古寫本書籍。光緒三十四年，即西歷一九〇八年，正當斯坦因第一次到敦煌以後一年，法國有名的漢學家伯希和（Prof. P. Pelliot）也來到敦煌，從王道士那裏買去二千卷左右的古寫本。伯希和所得到的一部分寫本會帶到北京，給當時北京的學者如王仁俊羅振玉看，羅王諸人大吃一驚，因建議學部於宣統元年將敦煌贖下的古寫本全部收歸國有，今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寫經，就是這一次收歸國有的劫餘。不過王道士還隱藏了不少。宣統三年即西歷一九一一年，日本大谷光瑞所派遣的橘瑞超和吉川小一郎也到過敦煌，向王道士買去古寫本三百多卷。

千佛洞的五百個石窟，其中四百個繪有壁畫，時間自六朝起到元朝止。這些壁畫，斯坦因伯希和都照有相片。加上所發見的古代繪畫，這真是中國古代美術上一個最驚人的發見。

因為敦煌發見了漢朝的文書，六朝以迄宋初寫本和刻本的書籍，古代的繪畫和壁畫，立刻震動了各國的學術界，視此為考古學上的聖地。民國十四年北京大學陳萬里先生參加美國哈佛大學的敦煌美術考查工作；民國三十一年中央研究院組織西北史地考查團，考查甘肅河

西一帶的歷史和地理；三十三年中央研究院又組織西北科學考察團，其中歷史考古組的工作即集中在敦煌；這幾次都有北京大學參加和合作。於是敦煌的光榮又漸漸的恢復起來了。

(三) 漢代的長城與漢簡

漢武帝建河西四郡，沿着武威張掖酒泉的北邊，極西到敦煌，同時修造一道邊牆，又叫做長城。在長城西邊盡頭處設立玉門關和陽關，作爲對西方交通的門戶。至今從武威北面的鎮番向西，沿額濟納河，北大河，疏勒河，都還可以看到漢代長城的遺址。自敦煌縣城西北行一百六十里，在疏勒河的南岸，就有一座小土城，本地人稱爲大方盤城。從大方盤城往西四十里，疏勒河南岸又有一座小土城，只得大方盤城的一半大，本地人稱爲小方盤城。小方盤城往西三十里有一個略成南北向的小湖，敦煌人稱爲西湖，一名後坑子，疏勒河至此爲止。自西湖往東，沿途都可以看到斷斷續續的邊牆；高達三公尺，寬有一公尺多；有時一連幾十里，沒有倒塌，有時只留一點痕跡。一邊牆每隔五里或十里，便有一座碉堡，就是漢代

的烽燧。這些烽燧以前都有人把守瞭望，某一個烽燧望見了敵人，白天立刻燒煙，晚上立刻舉火，近傍的烽燧見了也立刻照樣的點起來。這樣的傳遞警報，自敦煌到長安大約四千里，兩三天工夫就可以知道了。邊牆普通都是版築，每版之間夾以蘆葦桿三層，縱橫交錯。烽燧是用土壘構築成的，每一層土壘之間鋪上紅柳條之類。這一帶的土壤含鹼性極大，年代一久，葦桿都像化石一樣，極其堅韌，自然而然的增加了邊牆的硬度和抵抗力。至今在小方盤城附近還可以看到有些處所的邊牆雖然倒塌，却並沒有散開，橫架地上，有如橋樑一般。近牆經過的地方，全是沙漠和戈壁，杳無人煙，材料取給，人力生活，都是極其艱難。然而二千年前的中國工程師竟然能排除困難，建築了堅韌的長城，經過漫長的歲月，依然無恙。這是我們在工程學上的天才表現，所以西洋考古學者如斯坦因之流都爲之贊嘆不止！

自從漢武帝建立長城，經營西域，到了前涼，中國內部變亂多端，沒有力量向西經營，於是長城烽燧，任其廢棄。到第四世紀的末年，即東晉安帝的隆安三年，法顯往印度求經，道過敦煌，看見漢代長城，東西不過八十里而已。自此以後，便很少有人提到敦煌一帶的長

城。二直到一九〇七年，斯坦因自新疆橫渡羅布大沙漠，進入敦煌境內，發見了漢代的邊牆，於是才又爲世人所知。斯坦因是從敦煌西北入境，首先到小方盤城，在附近的烽燧裏面發見了數近一千的漢簡。古代因爲紙還沒有發明，所有書籍都是寫在長約尺餘，寬不到半寸，刮去青皮的竹片上，這種竹片名之曰簡。不出竹子的地方用木片來代替。斯坦因在敦煌所得到的漢簡，質料大都是一種胡桐木，竹簡甚少。

這些漢簡大部分是邊塞上來往的公文，簿冊，一小部分是倉頡篇急就章曆書醫方吉凶禁忌書等，還有就是私人函件。簡以外發見一些用具如麻鞋，箭鏃，錐子，木梳以及舉烽火用的葦把等等。從漢簡中的記載，可以推出當時戍邊的情形，和戍邊軍士生活的大概。並且證明了現在的小方盤城就是漢代玉門關的遺址，戈壁上一些烽燧的名稱，也大都可以一一指出。於是兩千年前漢代邊防的建置，現在差不多可以重新畫出一個輪廓來。

斯坦因在敦煌西北古長城廢址內發見漢簡以後，民國十九年，即西歷一九三〇年，中國學術團體和瑞典斯文海定（Dr. Sven Eeldin）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在酒泉以北，鼎新縣境

額濟納河沿岸，漢長城遺址內，發見了萬多片漢簡。民國三十三年冬，中央研究院北京大學合組的西北科學考查團歷史考古組在敦煌西北大方盤城附近也發見一些漢簡。這都是研究漢晉時代邊疆情形最好的資料。

(四) 敦煌的佛教美術

敦煌是古代中外交通的門戶。漢代，出玉門關和陽關以西，便是稱爲西域的一大片地方。西曆紀元前後，這一片地方，人種文化都極爲複雜。文化方面以印度文化的影響，特別是佛教文化，爲最顯著。至今新疆的庫車、吐魯番、以及密陀一帶都還留有許多佛教文化的痕蹟，如石窟寺，壁畫，塑像，和用印度文字寫的公文佛經之類。敦煌正是進到中國的大門，所以這些從外國來的新文化也最先傳到敦煌。

據三國志裴松之的注，三國時敦煌婦女的衣服便有點學印度風。到了北魏初年，敦煌已經布滿了佛教的寺院；西曆第四世紀中葉，敦煌東南四十里的千佛洞開始開鑿石窟寺，到了

唐朝是爲極盛時代，石窟數已上千。宋元以後開鑿新石窟寺的舉動纔逐漸衰微。至今千佛洞存在五百多個石窟，裏面有壁畫的有四百個。除了千佛洞以外敦煌西面七十五里南湖店靠黨河北岸，有一個西千佛洞，現存有壁畫的石窟十九個。敦煌東北二百八十里的安西縣南一百四十里，沿踏實河西岸也有四十個石窟，有壁畫的二十九個；這就是萬佛峽。

說到敦煌佛教美術，西千佛洞千佛洞萬佛峽三處應成爲一個單位。構造的形式一律：都是在礫岩質的懸崖上鑿成方形石窟，自窟門通至石窟裏面有一甬道。石窟頂上鑿成平頂或倒斗形，稱之爲藻井。窟內四壁和藻井，先用泥塗上，加粉石灰，然後在石灰面上繪畫佛教故事，以及佛，菩薩，和供養人像。畫面金碧輝煌，富麗之至。畫幅大的往往自九公尺見方，石窟大的也有到四五百平方公尺的。

這些壁畫，小部分題有年代。時間方面自北魏時起到元朝止，前後約有一千年。石窟以唐朝的爲最多，六朝佔五分之一，五代宋元約佔四分之一。所畫以佛教故事爲主，但是從中可以見出當時的宮室制度，衣冠服飾，生活習慣等等。在畫法方面，六朝的畫，顏色以藍爲

主，線條用鐵線描，風流瀟灑，令人起六朝清談的感覺。隋唐的畫顏色富麗，線條轉入莖葉條一類，人物的描寫自開元天寶以後也大都豐肌秀眉，精力瀾漫，不愧唐音。宋人的畫顏色多用石青石綠，板滯已極，正像宋儒的道學一樣，面目可惜，語言無味。元代的畫崛起了一個新的風格，線條用蘭葉描，囂強活潑，不似宋人板滯。在畫理方面，六朝以至隋唐，繪畫人物都應用凹凸畫法來表現高低遠近，頗像今日的西洋透視。這是從印度來的，印度的阿旃陀（Ajanta）石窟壁畫，最早諸窟的人物就是用的這種手法。

敦煌的壁畫是以人物爲中心，山水只是一個配角。壁畫而外，還有塑像，自北魏以至元代，每一時代都有很好的作品。敦煌的西千佛洞千佛洞以及安西的萬佛峽，實在是中國的一個美術博物館，有各時代最可靠的繪畫和塑像，這是中國任何地方所沒有的。

自從敦煌的千佛洞開創以後，石窟寺在中國成爲風氣，安西有萬佛峽，酒泉有紅山寺，武威有涼州石窟，永寧有炳靈寺，天水有麥積崖，都有壁畫和雕刻。至於山西大同的雲岡，河南洛陽的龍門，鞏縣的石窟寺，以及山西的天龍山，河北磁州的響堂山，都是直接或間接

受了敦煌千佛洞的影響。所以敦煌的佛教美術又可以說是中國各地佛教美術的源泉。

(五) 六朝以至唐宋的古寫本刻本卷子

漢以前中國的書籍都是寫在竹簡或木簡上，所以稱書爲篇。到了後漢，蔡倫發明造紙，於是中國的書籍制度上起了第一次很大的革命，寫書不用簡而用紙，連接了多少張紙，像畫一樣捲起來。所以後來的一篇書稱爲一卷，一卷原來就是一捲的意思。到了唐朝，書籍除了用手抄寫以外，並且發明了雕刻木板刷印的方法。書籍用木板刷印，比手寫來得快而且好，這對於傳播文化，自然有很大的貢獻。這是中國書籍制度上所起第二次的大革命。

敦煌千佛洞所發見的古代寫本刻本書籍，都是卷子式，一般人稱之爲敦煌卷子。敦煌卷子現已分散到世界各國：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British Museum）藏有七千卷左右；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Bibliothèque nationale）藏有四千卷左右；北平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有九千卷左右；其餘散在私家和日本的一共有兩千卷；總計當在兩萬多卷上下。這兩萬多卷之中，寫

本佔最大多數，刻本佔一小部分。書寫的時代自北魏時起，到北宋初年止。卷子的內容以佛經爲最多，其餘爲經史子集，以及通俗文學作品。卷子中保存了不少現在佚去的古書；現存的也可以用這些古本校勘。

這兩萬多卷的古書，除去增加許多古佚的書和校勘之外，還可以重建一部分的歷史。自唐玄宗天寶年間安祿山之亂以後，河西地方爲吐蕃——即現在的西藏——所佔據，到唐宣宗大中時候才告光復。自大中至唐末，敦煌一帶還是奉唐朝的正朔。正史中關於這一段歷史，記載甚少，如今得到敦煌卷子中有關這一時期的史料，於是大概的弄清楚了。此外造紙術，羅盤，火藥和印刷術，是中國文化上的四大發明，在敦煌卷子中便有有年代的最古刻本。這一卷古刻本是英國大英博物館所藏金剛經首尾完整，末有感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一行；此爲世界上現存有年代，最古，最可靠的第一部印本書。卷頭有佛說法圖一幅，刻的綫條精細有力，字體渾厚勁拔，和北宋刻本一樣。在西曆第九世紀，中國的印刷術便已如此進步，其發明之比此爲早，可想而知。這是中國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個標本。

石室所出古代寫本刊本的書籍，大部分是漢文，還有一部分是古代西域地方通行的外國文字的寫本，如：梵文、康居文、于闐文、龜茲文、回鶻文、西藏文之類。多是現在已經死去的文字，內中涵有不少西域古代的歷史。在西域史上和比較語言學上都是極重要的材料。幾十年來東方西方的學者在這一方面有極輝煌的貢獻和成就。

文字的材料而外，還有不少紙本絹本或用麻布畫的佛畫——幡和幢。此外毛織的地氈，上有中國風和外國風的各種圖案。這都是美術上很好的遺存。

(六) 敦煌考古工作展覽的意義

敦煌所發見的古物，有漢代簡牘，佛教美術，以及古代寫本刊本書籍，共凡三大類。自開始發見以至今日將近五十年，在這五十年中，東西的學者在那裏不斷的努力研究和傳布，在學術上成爲一支崛起的新軍。研究傳布雖由歐洲的學者倡始，而我們在這一方面也急起直追，不敢後人。本展覽會對於這三類的研究成績，無論是西方的或東方的，都擇尤陳列。

至於北京大學之所以要這一個展覽會，也有其歷史的原因，當斯坦因伯希和將敦煌石室藏書精華運走以後，賸餘的還有一萬卷左右。羅振玉劉廷琛諸人最初主張將殘餘由當時的京師大學堂收買，後因他故，改歸學部。這是大學與石室藏書發生關係之始。民初北平發起敦煌石室經典輯存會，以傳寫影印石室遺文，發起人中就有不少北大的先生們。民十四美國哈佛大學華爾訥（Langdon Warner）的敦煌考古隊，北大曾派陳萬里先生參加，執行監視的工作。二十四年北平圖書館派王重民先生等赴巴黎倫敦，從事敦煌卷子的整理研究和攝影工作，兩處所藏重要卷子和圖畫都盡量攝照，工作繼續好多年。三十一至三十三年，北大又曾派向達先生等參加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合組的西北史地考察團和西北科學攷查團歷史攷古組，在敦煌工作。我們因此趁北大五十年校慶，舉行一個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所陳列的大致分爲書籍和圖畫兩部分。書籍方面，除去東西學者的著作以外，巴黎倫敦所藏敦煌卷子的照片也選出一部分陳列，這其中有許多是國內以前所沒有見過的。圖畫方面有英法所藏敦煌畫的照片和印本，伯希和的敦煌圖錄等等。另外藝專吳作人董希文先生諸人將所臨敦煌壁畫

借一部分給我們陳列展覽，使我們能見到敦煌壁畫的真面目。南京羅寄梅先生將他所照的敦煌千佛洞活動電影和幻燈片也借給我們放映。還有幾位先生把所藏的卷子，敦煌畫，刊本王像借給我們陳列展覽。陳列的書籍和巴黎倫敦的照片，則承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先生的盛意，允予借用。至於英法兩國所藏敦煌卷子，由於得到伯希和和大英博物館小翟理斯先生（Dr. Lionel Giles）的允許，纔能照相。因為有這許多中國的以及外國的朋友們的幫忙，增加我們不少的光輝和愉快。同時從這裏也可以看出學術的工作，雖是極微小的部分，都需要國際上的合作。敦煌的工作不過其一例而已！

民國三十三年，教育部在敦煌千佛洞正式成立敦煌藝術研究所，以常書鴻先生為所長。這裏附帶陳列了幾種小冊子，可以約略窺見敦煌千佛洞現在的情形。還有一些零星的材料也陳列在一起，可以說是敦煌的劫灰！

敦煌考古工作展覽概要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敦煌縣志七卷

清蘇履吉會誠纂修。道光十一年（一八三一）刻本。此本新印，有「敦煌縣政府印」。

敦煌縣十渠水利規則

按敦煌古有水部式，而今日水利規則仍與唐代相去不遠。

Serindia——Detailed Report of Explorations in Central Asia and Westernmost China. Vol. II.

Carried out and described Under the orders of H. M. Indian Government by Aurel Stein.

London. 1921 右圖在廟門前立者爲王道士。

La Haute Asie

伯希和撰。頁十八所插影片爲伯氏在敦煌藏經窟內檢書圖。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王園祿道士告天文

向覺明先生從敦煌得來。告天時在學部雷蘭州制台以後，約當在宣統二三年。（一九一〇一一）

太清宮大方丈道會司王師法真墓誌

向達手搨。按此即王道士墓誌也。民國二十年趙明玉方至福立石。

行陝甘總督請飭查檢齊千佛洞書籍解部並造象古碑勿令外人購買電

載學部官報第一〇四期。下款署「學部養」，時爲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八月二十二日也。

敦煌石室寫經有關檔卷摘抄

向達手鈔輯。原檔藏敦煌縣政府。始宣統二年九月，訖民國九年六月，凡二十六通。

伯希和先生敦煌筆記

此爲伯氏在敦煌考察時所記各窟情形，於壁畫之題款，銘讀，皆逐錄之，時在四十年前，今有模糊或摧毀者，皆當據此補錄。此據其手稿攝影，其經過見王重民巴黎敦煌殘卷叙錄附錄。

敦煌石室畫象題識

史岩輯。民國三十六年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華西大學博物館等聯合出版。

六朝經幢殘石

向達手搨。碑分三層：上刻佛像，中爲隸書經文，下爲婆羅謎文。

大唐李君□佛之碑

向達手搨。此碑裂爲三段，今僅存中段。按隴右金石錄據舊拓本，首行題：「□□□□注國李君修慈悲佛龕碑並序，□□首望宿衛柱國敦煌張大忠書」。碑文用武后新字，葉氏語石謂立於聖曆元年（六九八）也。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大唐隴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記

向達手搨。大曆十一年（七七六）陰庭誠撰文。

吳僧統碑殘石

向達手搨。按此碑舊稱「贊普碑」，所存不過六十餘字。以敦煌寫本證之，爲竇夫子撰吳僧統碑殘石也。碑立於敦煌陷蕃時期。

賜沙州僧政勅

向達手搨。按僧政指洪誓悟真等。碑之上段爲告身，中段勅書，下段賜衣物錄。碑當立於大中五年（八五一）稍後。

大唐河□道歸義軍節度索公紀德之碑

向達手搨。索公名勳。據碑文，立石蓋在景福元年。（八九二）

莫高窟造像碑

向達手搨。碑有六體文字，元至正八年（一三四八）立石。

重修皇慶寺記

向達手搨。劉奇撰，至正十一年（一三五二）立石。

明題名鐵碑

向達手搨。碑存敦煌藝術研究所。

重修千佛洞三層樓功德碑記

向達手搨。郭璘撰，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立石。

敦煌千佛洞千相塔記

向達手搨。廷棟撰并書。宣統二年（一九一〇）立石。

敦煌千佛山詠懷兩律

向達手搨。詩爲遂安居士廷棟撰。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敦煌千佛洞九層樓碑記

向達手搦。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立石。

敦煌千佛洞所出唐代花磚

向達手搦。

敦煌莫高窟誌畧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編印，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出版。

敦煌藝展目錄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編印，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九日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展覽。

今日

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敦煌藝展特輯，今日畫報增刊。民國三十七年八月二十七日出版。

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原始

羅振玉撰。載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期，宣統元年九月二十五日發行。按此期專載八月事，敦煌氏與伯希和晤而在八月十五日，而文云：「昨往觀」，未必即寫成於十六日，然亦不出八月下旬也。此爲國人所撰第一個「敦煌書目」。

莫高窟石室秘錄

羅振玉撰。載東方雜誌第六年第十一、十二兩期，十一期宣統元年十月二十五日發行。文前記云：「按敦煌石室書目及發見之緣起，已見前期雜誌。此篇叙述較詳且確，并有敦煌語，故重錄之」。按此文又載入考古學零簡。

鳴沙山石室秘錄

羅振玉撰。篇題下注明「改定之本」者，謂就東方雜誌莫高窟石室秘錄增改，此爲羅氏第三次改本矣。下書口印「國粹學報社印」六字，不記年月，疑在宣統二年。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敦煌新出唐寫本提要

劉師培撰。自記署「庚戌十二月」，庚戌爲宣統二年（一九一〇），在古籍叢殘未印行以前。劉氏云：「近閱其印片若干種」，則據伯希和寄來影片所寫也。原載國粹學報第七年一號至八號，今又印入劉申叔遺著內。

敦煌石室經卷中未入藏經論著述目錄

李翊灼撰。古學彙刊排印本。

敦煌石室經典輯存會緣起

原設午門歷史博物館，不著成立年月。按陳垣先生敦煌劫餘錄序云：「十三年夏，都人士有敦煌經籍輯存會之設，予被推爲採訪部長，僉擬徵集公私所藏，彙爲一目」。

敦煌劫餘錄六冊

陳垣輯。民國二十年歷史語言研究所鉛印本。按此目專載北平圖書館所藏經卷。

伯希和氏敦煌將來目錄

羅福長譯。寫本，葉恭綽先生藏，封面有題記云：「此與斯坦因氏橋氏藏目，均爲北京歷史博物館長徐協貞君鈔贈。該館係由前館長苻九銘轉鈔而來。附志備攷。共和十六年夏，綽」。按此目已入國學季刊一卷四號。

斯坦因氏敦煌將來目錄 附日本橋氏敦煌將來目錄

寫本。按斯目已印入國學季刊一卷一號，橋目已印入圖書館學季刊一卷四號。

Collection de Pelliot——Manuscripts de Touen-houang: Nos. 2001—3511, Catalogue.

伯希和撰。按此爲伯希和將其運往國家圖書館之經卷，所手編之目錄。其原本現存該館寫本部閱覽室內。此爲葉恭綽先生請我駐法大使館派人前往手鈔者，觀其筆蹟不一，當由二三人合鈔而成。按三五一一號以後，尚有四五〇〇至四五二一，則爲絹本拓本及圖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10

畫等，此後又附伯氏在西安購得碑帖簡目。（此簡目爲張鳳手鈔）。

Collection de Pelliot——Manuscripts de Touen-houang: Nos. 2001—3511, Catalogue.

伯希和撰。此亦葉恭綽先生所藏。蓋是日本人油印本，卷內漢字，亦日本人筆蹟也。葉先生爲敦煌經籍輯存會發起人，曾擬將海內外所藏，彙編一總目，此其所預備材料也。此項材料，今統交王重民整理。

Catalogue de la Collection Pelliot——Fonds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王重民編。此爲應國家圖書館所編敦煌目錄稿本，始二〇〇一號至四六四五號。該館將在北平校印。

巴黎國家圖書館敦煌寫本書目

法國伯希和編，吳江陸翔譯。北平圖書館館刊七卷六號，八卷一號抽印本。

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卷子卡片目錄

此王重民在巴黎編目時所手記者。始二〇〇一號至五五七九號。僅錄書名及年代，但原有題記，則照原文彙錄。

巴黎敦煌殘卷叙錄二輯

王重民撰。第一輯民國二十五年出版，二輯三十年出版。每輯四卷，共八卷。

巴黎國家圖書館敦煌插架圖

書架上擺長方匣，匣分六格，每格盛一卷。圖內工作者爲王重民編目時留影。

巴黎國立圖書館藏敦煌遺書所見錄

日本小島祐馬撰，載支那學五六七八等卷內。

Guide to An Exhibition of Paintings Manuscripts, and other Archaeological Objects
Collected by Sir Aurel Stein in Chinese Turkestan.

此爲一九一四年在大英博物院陳列時目錄。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 in the Stein Collection.

英國翟理斯撰。(Dr. Lionel Giles) 在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 第七八九等卷發表。最早年月爲建初元年。(四〇六)。此抽印本爲第八世紀部分。

大英博物院藏敦煌卷子卡片目錄

此向達在倫敦閱覽時手記者。凡曾經寓目之卷，皆記其號碼，書名，行數，年代等。如卷子不長，則錄其文於卡片背面。

A Catalogue of Paintings Recovered from Tun-huang by Sir Aurel Stein. preserved in the Sub-department of Oriental Prints and Drawings in the British Museum, and in the Museum of Central Asian Antiquities, Delhi.

By Arthur Waley. London, 1931.

日本橘氏敦煌將來藏經目錄

羅氏雪堂叢刻排印本。凡著錄在敦煌所得佛經三百六十七卷。

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

Publiés et traduits par Edouard Chavannes, Imprimerie de l'université Oxford, 1913.

Chinese Documents from the Sites of Dandan-uliq, Niya and Endere.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by Edouard Chavannes.

流沙墜簡

羅振玉王國維就沙畹 Les Documents Chinois 重編，凡分三類：第一小學術數方技書，

第三簡牘遺文，並題羅振玉排類，第二屯戍叢殘，題王國維排類。民國三年（一九一

四）上虞羅氏印本。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流沙墜簡攷釋三卷補釋一卷附錄一卷

羅振玉王國維撰上虞羅氏印本。

流沙墜簡校補

賀昌羣撰。圖書季刊第二卷第一期抽印本。

漢晉西陲木簡彙編

凡分二編：初編爲沙畹已經攷釋並印行部分，二編未印行，原存 H. Maspero 處。又二編有張鳳釋文。民國二十年有正書局印行。

居延漢簡攷釋

勞幹撰。凡釋文四卷，攷證二卷。民國三十三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寫印本。

漢晉遺簡偶述

陳槃撰。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六本抽印本。

羅布淖爾攷古記木簡攷譯

黃文弼撰。此爲攷古記抽印本，只屬於木簡之部。

戒緣下卷 「北平圍藏」

卷末緊接經文處有「戒緣下卷」四字，當是書名。另行又題云：「比丘法救所供養經，安太四年七月三日唐兒祠中寫竟，首薄可愧顏使」。(下闕)「安太」當作「太安」，爲北平圖書館所藏經卷之最古者。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三十一 「北平圍藏」

六朝寫本。開端稍殘損。

賢愚經殘卷

隋唐間寫本。卷內有品名：「摩訶薩埵以身施虎品第十五」。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北平圍藏」

隋唐間寫本。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大般涅槃經卷第四

〔北平國藏〕

初唐寫本。卷首經題作：「大般涅槃經四相品上第七」，首尾完具。卷端之外亦題「大般涅槃經卷第四」，爲後人所書然亦出唐人手。

妙法蓮華經卷第三

初唐寫本。次在化城喻品第七至卷三後題，並有原軸，下端有托，托上雕繪蓮花。

大唐三藏聖教序記

〔啓功先生藏〕

述聖記題：「皇太子臣治」，治字不諱，殆是真觀間寫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唐寫本，開端稍有殘闕。

勝天王般若波羅蜜經卷第一

唐寫本。存卷一後題，又有記云：「菩薩戒弟子尼智行受持」。

老子義疏殘卷 「唐蘭先生藏」

唐成玄英撰，唐寫本。

无上秘要卷第五十二 「北平園藏」

存後題，又有記云：「開元六年二月八日沙州敦煌縣神泉觀道士馬處幽並姪道士馬抱一奉爲七代先亡，及所生父母，法界蒼生，敬寫此經供養」。

降魔變文一卷 「胡適之先生藏」

開端稍有殘損，而倫敦有 S. 4396, 5511 兩卷，皆僅開端，皆可補此卷之闕。其 S. 5511 卷，蓋與此同爲一卷，今分藏兩處。按此變文作於開元天寶時代，爲變文之最古者。

佛爲心王菩薩說投陀羅卷上 「北平園藏」

唐寫本。原題：「五陰山空寺惠辯禪師注」。首尾完全，前軸猶存。按已印入大正藏經卷八十五古佚部。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四分律藏卷第六十 「北平團藏」

中唐寫本。原題：「後秦三藏佛陀耶舍譯」。前軸并縹帶，均是原物。

大義章 「北平團藏」

原題「及法師撰」。唐寫本。

瑜伽論第五十六卷手記

按此記爲大中初法成所講，羣弟子所記。敦煌所出約四十餘卷，分藏巴黎倫敦北平三處。大正藏經古佚部亦印出數卷。此卷爲北大新購入，未見著錄。卷背文字，亦弟子聽講時所別記也。

三界寺法進受菩薩戒牒 「方雨樓先生藏」

端拱二年（九八九）五月。

勸善經一卷

末署：「貞元九年（七九三）正月廿三日下」。按此經傳本頗多，亦有題貞元十九年者，爲始流傳此經年月，非書寫年月也。

太子入山修道讚

〔方雨樓先生藏〕

五代北宋間寫本。

靈驗加旬佛頂尊勝陀羅尼

〔北平圍藏〕

原題：「特進試鴻臚卿儀同三司肅國公贈司空大興善寺三藏沙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
卷末記：「龍紀初祀太歲作噩季夏六月莢生七葉，奉命而爲錄之」。

諸文要集一卷

末題：「大曆二年（七六七）三月學仕郎李英寫」。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太公家教殘卷

〔唐蘭先生藏〕

唐末五代寫本。

歡喜國王緣

〔啓功先生藏〕

此卷原爲上虞羅氏所藏，已印入敦煌零拾佛曲三種內。陳寅恪先生作跋，題有「有相夫人因緣曲」。此爲前半，無題；後半在巴黎，(Pelliot 3575)有後題，作歡喜國王緣，因改題如此。背書廿二問，亦佚經也。

僱孫奴子券

〔方雨樓先生藏〕

天復七年（九〇七）正月十八日立。

敦煌石室遺書

一冊

按伯希和於宣統元年秋，携其所得敦煌遺書數十卷來北京，董康獲消息最先，中秋節日羅振玉始晤伯氏於蘇州胡同。於是羅振玉王仁俊蔣斧諸氏，始出資得其照片。此冊爲應

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劉廷琛之請，加洗一份，以存大學堂藏書樓者。卷端有羅振玉題記，夾板上面刻「敦煌石室影本，大學堂圖書館藏」字樣。此爲我國現有敦煌影片之最古者，於此可見北京大學與「敦煌學」之淵源實甚早。羅氏於時爲大學農科監督，於搬取敦煌劫餘經卷，且有由大學堂出錢購買之議。松翁自序記其事云：「伯希和博士言：石室尚有卷軸約八千軸，予聞之，欣然以語喬茂蔭左丞。請電護陝甘總督毛寶君方伯慶蕃，托其購置學部。予並擬電，言須款幾何，請先墊給，由部償還。喬君携電上臺白之，則電允照發，而將還款語刪去。予意甘肅貧瘠，若令甘督任此，必致爲難。乃復提議於大學，由大學出金。總監督劉公亦謂大學無此款。予曰：若大學無此款，由農科節省充之，即予俸亦可捐充。劉公始允發電。逾月，大學及學部同得復電，言已購得八千卷，價三千元。兩電文同。部中初疑價必昂，聞僅三千元，乃留之學部，不歸大學。」
羅跋未印，茲錄於後：

甘肅敦煌縣之鳴沙山，有石室千餘，均雕繪佛象，惟一窟藏書滿中。願封以複壁，

世莫知之。光緒庚子，寺僧治沙，壁破而書見。英人斯坦因，法人伯希齋，先後載數十車以去。逮去年秋，見伯希和氏於都下，知其所得雖已寄彼都；而行篋尙携數十卷，皆唐人手迹也。乃約同好往觀，則皆已佚之古籍，因與約影照十五種，計書卷五，雕本二，石刻三，壁畫五。其已携往巴黎及斯氏所得，則不可得見矣！都下同好，既釀資影印，幼雲先生復印一份存京師大學堂藏書樓，充學人之考鏡。命玉書其緣起於冊端。宣統三年七月上虞羅振玉記，並題首。

溫泉銘 伯四五〇八

唐太宗御製御書。唐拓本，尾有「永徽四年（六五三）八月四日園谷府果毅□下缺」題識一行。王仁俊敦煌石室真蹟錄，羅振玉墨林星鳳均著錄。但遺永徽一行未印出，王氏爲之補寫。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伯四五〇三

唐柳公權書，長慶四年（八二四）邵建和刻。唐拓本。

二體千字文 伯三五六一

起「待巾帷房」至卷末。真草並書，尾題「貞觀十五年（六四一）七月，臨出此本，蔣善進記」。

毛詩音 斯二七二九

原寫於懸象占卷背，又托裱於「二月□十使論悉諾囉接謨勘牌子曆」之上。存關雎第一至蟋蟀第十九，凡一百二十八行。唐寫本。有音無義，暫定名為「毛詩音」，撰人待考。

毛詩正義 斯四九八

唐孔穎達撰。存大雅生民之什民勞「柔遠能邇」至「以謹醜厲」，凡三十七行半。箋朱書，正義墨書，初唐寫本。爲今存單疏本之最古者。

春秋左傳正義 伯三六三四背

唐孔穎達撰，存哀公十二年，凡九十行。箋朱書，正義墨書，初唐寫本，與毛詩正義，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同爲今存單疏之最古者。

禮記音

斯二〇五三背

晉徐邈撰。原卷首尾殘缺，存樂記至緇衣一百八十行。以經典釋文所引徐音勘之，最爲相近。唐寫本。

唐明皇御刊刪定禮記月令集解

斯六二一

唐李林甫等奉勅撰。原卷首尾殘缺，僅存李林甫等進書表十三行，及月令集解十行。按進書表及經文，尙有開成石經本，而李注則久已散佚。

論語義疏

伯三五七三

梁皇侃撰。存學而，爲政，八佾三篇，而開端稍有殘損。按皇氏單疏，久已失傳，此又爲唐寫本，勝於日本人亂亂本多多矣。

孝經疏

伯三三七四

始「復坐吾語汝」至卷終，尾題「天寶元年（七四二）十一月八日於群學寫了」。王重

切韻 伯三六九八
民考爲元行冲御德孝經疏。王利器考爲孔穎達疏。後王說近是。

切韻 伯三六九八
隋陸詞撰。原卷存平聲東，冬鐘三韻，十六行。有殘損。初唐寫本。

切韻 斯二六八三
隋陸詞撰。原卷兩面寫，面存平聲模，齊，二韻，背存平聲灰，哈，真，三韻，各十八行。此卷與伯三六九六爲同卷。又本卷模韻「胡」「翊」「呱」，及哈韻「嚳」；真韻「禡」「淪」之下，所缺之一角，亦在伯三六九六卷中。

切韻 伯四九一七
隋陸詞撰。原卷存上聲海，軫，吻，隱，阮，混，很，旱，潛，產，銑，等韻。王國維唐寫本切韻殘卷一，及北大出版之十韻彙編已著錄。

切韻 伯四九一七
隋陸詞撰。原卷存上聲威，敢，養三韻。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切韻 伯三六九六

隋陸詞撰，及唐長孫訥言箋。此卷存平去聲兩部分，平聲爲一種，去聲爲一種，非一書。平聲存鐘，江，支，脂，模，（在面）脂，之，真（在背）八韻，與伯三六九五爲同卷。去聲存送至寘（在面）祭至隊（在背），與伯三六九三、三六九四爲同書，乃長孫訥言箋注本。

切韻 斯二〇七一

隋陸詞撰。唐長孫訥言箋。原卷存平聲上存三鐘至廿六山，卷二平聲下全卷，卷三上聲全卷，卷五入聲存一屋至廿三藥，凡九〇一行，間有殘闕，且有粘貼顛倒者。王國維唐寫本切韻殘卷三及北大出版之十韻彙編均著錄。

切韻 斯二〇五五

隋陸詞撰。唐長孫訥言箋。原卷存陸法言等序至平聲脂韻葵字，（面）脂韻鄰字至魚韻碧字止（背）。王國維唐寫本切韻殘卷二及北大出版之十韻彙編均著錄。

切韻 伯三六九三

隋陸詞撰。唐長孫訥言箋。原卷存上聲銑韻至馬韻，（面）蕩韻至鑑韻。（背）唐寫本。

切韻 伯三六九四

隋陸詞撰。唐長孫訥言箋。原卷存去聲勁韻至梵韻，卷五入聲韻目及質韻至曷韻。唐寫本。

切韻 斯六一七六正、背、

隋陸詞撰，唐長孫訥言箋。原卷存去聲廢韻至翰韻，（面）曠韻至漾韻。唐寫本。

切韻 伯四七四六

著者不詳。尾題「切韻卷第五」。晚唐寫本。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切韻 伯二〇一七

著者不詳。原卷小楷精抄，存序，四聲韻目，及平聲東韻。唐寫本。

切韻 伯二〇一六

著者不詳。原卷首尾缺，兩面寫。存序，平聲韻目，及東韻。與伯二〇一四東韻抄補之一葉爲一書。凡二十六行。晚唐寫本。

切韻 伯三七九九

著者不詳。原卷存入聲怙韻至藥韻廿一行。晚唐寫本。

切韻 伯二〇一八

著者不詳。原卷存平聲東，冬，鐘三韻，十三行。晚唐寫本。

切韻序 伯四八七九

隋陸詞撰。原卷只存斷片二行。與伯二〇一九爲一卷。

切韻唐韻序 伯二六三八

唐長孫訥言孫愐撰。原卷存序二首，前缺。凡五行。五代寫本。

切韻唐韻序 伯二〇一九

隋陸詞唐長孫訥言，孫愐撰。原卷存序凡二十八行。

王仁昫刊謬補缺切韻序 伯二二二九

陸詞法言切韻序

原卷與金光明最勝王經合寫。尾題「著書僧善德記」

切韻斷片 斯六〇一二 六〇一三

著者不詳

刊謬補闕切韻 斯六一五六

唐王仁昫撰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原斷片三，面，背，兩目寫。唐寫本。

刊謬補闕切韻五卷 伯二〇一一

唐王仁昫撰。原卷五卷全，間有殘損。

大唐刊謬補缺切韻 伯二〇一四 二〇一五

唐王仁昫撰。原存散葉十六，五代刻本。

大唐刊謬補缺切韻 伯四七四七

唐王仁昫撰。五代刻本。存平聲東韻十二行，與伯二〇一四東韻刻板之一葉爲一紙。

大唐刊謬補缺切韻 伯五五三一

唐王仁昫撰。五代刻本，存四葉。計上聲存語，蟹，駭，賄四韻；入聲存薛，雪，錫，昔，陌，五韻。

韻學殘卷 伯二〇一二

署「南梁漢比丘守溫述」。五代寫本。

歸三十字母例 斯

著者不詳。原卷存十一行。

韻關辯清濁明鏡一卷 伯五〇〇六

著者不詳。原存一葉。兩面寫計小序及韻目。晚唐寫本。

字

書名及著者不詳。原卷首缺，存七十七行。尾附抄改官牒一通。背另粘小紙簽書「字

□」似爲本書之名。

大唐進士白居易千金字圖 伯二〇五八

此卷五代寫本，乃僞託白著。

大唐進士白居易千金字圖 斯六二〇四

原書爲蝶裝小冊，「後梁乾化二年（壬申）智真寫」。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春秋後語釋文 斯一四三九

唐盧藏用撰。存魏語第七，楚語第八，燕語第十，凡一百二十行。按楚語後，應有齊語第九，卷內無其目，而有言齊事者，蓋寫本偶遺之耳。宋人類書引後語並兼有注，即此釋文也。是宋代已散附本文下之本，此猶爲唐寫單本，最可寶貴。

大唐西域記卷一 斯二六五九

卷首缺，始阿耆尼國至卷末。凡三百〇三行。晚唐寫本。

大唐西域記卷二 伯三八一四

原卷首缺，始健馱羅國至卷末。凡一百七十二行。盛唐寫本。

敦煌汜氏家傳 斯一八八九

存九十七行。開端爲序文一篇，次爲嬰，續，禕，毗，游，威，昭，曼，緒，緩十傳。唐寫本。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一卷 斯二〇五二

凡一百〇五行，首尾完全。前有小序，謂按十道爲次序，謂「新集」者，蓋原出貞觀定本，而又有新纂入者。尾鈐「家印」，似謂從某家印本鈔寫。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 伯三一九一

首尾殘缺，存第五河北，第六淮南二道，凡二十二行，文亦與斯二〇五二不盡同，然當同出一來源。

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譜 斯五八六一

存斷片四。第一片爲序文，與北平圖書館藏本。同有三百九十八姓之說。

氏譜譜 伯三四二一

存二十行，每姓記其源出某某之後，較前三本加詳。然亦爲同類之書，爲通婚參考之用者。

沙州衆宰相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及朔方軍節度使張□□致迴鶻可汗書

伯二九九二背

末署晉天福十年（九四五）五月五日。

劍南西川成都府樊賞家曆書 S P 一〇

刻本，唐中和二年（八八二）曆，僅存首題。

乾符四年曆 S P 六

刻本，唐乾符四年（八七七）首少缺。

同光四年具曆 伯三二四七

翟奉達撰。原卷缺後半，止於七月廿二，八月廿二日。貞松堂所藏題天成二年曆，適與此銜接。劉復敦煌掇瑣亦已著錄巴黎本，今合並展覽。

上都東市大刁家大印曆 S P 一二

刻本僅存尾數行。

胡舜成繼養清朶券 伯三四四三

署壬戌年三月三日，疑是唐天復二年。（九〇二）。

汜懷通兄弟等貸絹券 背附尺式 伯三五六五

署甲子年三月一日，疑是唐天復四年。（九〇四）。

趙僧子典子券 伯三九六四

署乙未年十一月三日，疑是後唐清泰二年。（九三五）。

兄弟析產契 伯二六五八

券首殘缺，約爲五代寫本。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社司轉帖

伯四五二五

按此爲敦煌人民互助團體，其組織法各有規程，然多數爲辦理婚喪醜贈之事，亦有修堤堵渠口者。此卷鈔有數種，故用以示例。

道德經上卷

斯六八二五

想爾注，始「則民不爭」，止上卷之末。凡五百八十行。六朝寫本。按想爾一作。想余，或云卽張道陵，其注語可爲道教初期思想之代表也。

道德真經疏

伯三五九二

唐玄宗撰，首尾殘缺。存第二章「是以聖處無爲之事」至第十章「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經文朱書，疏墨書，爲玄宗朝寫本。

莊子音義

伯三六〇二

存駢拇至在宥，凡七十行。「虎」字「民」字不避諱，疑爲唐以前寫本。

與陸德明經典釋文相近，蓋爲經典釋文祖本。

啟顏錄 斯六一〇

存辯捷，論難，嘲哨三篇，凡三百〇六行。取與太平廣記相校，似此爲略出本。尾題

「開元十一年（七五二）捌月五日寫了，劉丘子於二舅□宅」

還冤記 伯三一二六

存一百五十九行，尾題冥報記。王重民定爲隋顏之推還冤記。唐中和二年（八八二）寫本。

治道集 伯三七二一

隋李文博撰。首尾殘缺，存卷三卷四，凡三百十二行。始□□第廿四，懼說第廿五，止懲誠臣第卅六。唐寫本。

瑠玉集 斯一三三三

存謝琨等十四條校以古逸叢書本瑠玉集，知爲瑠玉集之殘本。與秋胡變文合粘一卷上。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高宗天訓 (？) 伯五五二三

原卷斷爲二段，一存九十七行，一存九十行。無書題，存四篇，三篇有篇題。曰貞正第二十一，清慎第二十二，微感第二十三。又有注。王重民假定爲高宗天訓。卷內有武后新字，武后時寫本也。

周秦紀行 伯三七四一

唐牛僧孺撰。卷首殘缺，存六十行，尾題「清泰二年（九三五）十月十一日丁□」

舞 譜 伯三〇五一

唐代舞譜，久已散佚，敦煌所藏爲僅存者。此卷而外，倫敦博物院及李盛鐸尙各藏一段。

樂 譜 伯三八〇八背

此卷寫於長興四年（九三三）講經文之背。曲譜之記工尺者，此爲最古。曲牌有傾盃

樂，西江月伊州，水鼓子等。

珠英學士集

伯三七七七
斯二七一七

唐崔融輯。敦煌凡有兩殘卷，一藏巴黎，一藏倫敦。是集久佚。兩卷長不滿數尺，合得佚詩二十七首，此古卷之可貴也。

李嶠雜詠注

伯三七三八

唐張庭芳撰，僅存六行，爲詠羊末二句，詠兔詠鳳及詠鶴首二句。是書久佚。倫敦斯五五五卷，尙有十七行。

高適詩集

伯三八六二

首尾殘缺，存二百〇一行半。晚唐寫本。卷內雙六頭賦送李參軍遇崔二有別奉贈平原顏太守三篇，爲今本所佚。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降魔變文 伯四五二四

此變文一面寫唱詞，一面寫圖。觀唐人詩，知演唱變文時有圖畫作說明，而目連變文的標題，也附「圖」一卷。此變文首尾稍殘存，然主要故事畫皆存。

長興四年中興殿應聖節講經文 「伯三八〇八」

此文首尾完具，有年月，有事實，最可寶貴。末題：「仁王般若經抄」，因所講爲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也。

歡喜國王緣 「伯三三七五」

此卷爲啓功先生所藏同卷之後半，末題云：「歡喜國王緣一本寫記」。

衆經別錄 伯三七四七

六朝寫本，存九十九行。據歷代三寶記，知爲劉宋時所撰衆經別錄，爲今存經錄之最古者。

維摩詰義記卷第一 伯二二七三

存佛國方便二品。尾題「大統十四年（五四八）十月五，普降寺僧法鸞寫記」。按大正藏經卷八十五古佚部僅載卷第四，此卷未收入。

維摩經注卷第一 P 二二三九

僧肇等注。初唐寫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斯P二

末題「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爲二親敬造普施」爲世界現有刻本書之最古者。

一切如來尊勝佛頂陀羅尼 加句靈驗本 伯四〇五一

原題「□朝灌頂國師三藏大廣智不空譯。首尾完具，共三十六行。唐末五代刻本。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 伯四五一一 四五一六

末題「天福十五年己酉歲五月十五日記」。歸義軍節度使曹元忠刻本。原裝爲一小冊。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淨住子卷第十八

S 七二一

南齊蕭子良撰。原卷與涅槃經疏互出，粘接時已陵亂矣。

南宗定是非論

伯二〇四五

唐神會和尙撰。開首殘損，胡適之先生已校印行世。

神會和尙語錄
南宗定是非論

伯三〇四七

原卷二種合寫，南宗定是非論可補伯二〇四五之缺。伯二〇四五爲後段，胡適之先生已印入神會和尙遺集。

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

伯三九〇一

原卷首尾殘缺，已斷爲二段，甲段存四十三行，乙段存二十六行。唐寫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殘卷 [北平圍藏]

此回紇文殘卷，經德國葛瑪麗女士 (Dr. Annemarie von Gabain) 考定爲慧立彥棕等所撰玄奘法師傳。其考定故事，頗爲有趣。民國二十五年既知此殘卷之重要，遂送往柏林，請葛女士研究。經伊考定爲玄奘傳，並撰論文二篇，頗震驚全世界學術界。原件尙未送回，而世界第二次大戰爆發，遂留柏林，幸未炸燬。三十五年夏，袁同禮館長訪問柏林，乃委託英國軍用機將原卷運往倫敦，復由英國皇家學院航運來華。由香港，而重慶，而北平。今茲展覽，又得供北平學術界人士之觀摩。撫今追昔，知此者當不勝其感慨也。

Die Uigurische Ue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uen-tsang's

Von Dr. Annemarie von Gabain. Sitzungsberichte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Jahrgang 1935. pp. 151-180.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回紇文卷 〔北平圍藏〕

高昌出土，有王樹枏跋。他面寫賢愚經，自二梵志受齋品第三至恒伽達品第六。

Le Sutra des Causes et des Effets du Bien et du Mal, Édité et traduit d'après les textes soydien, chinois et tibétain par Robert Gauthiot et Paul Pelliot.

一九二〇年巴黎出版，影印敦煌所出粟特文與漢文佛說善惡因果經各一卷。

Un fragment du Suvarṇaprabhāṣasūtra en Iranien Oriental.

Texte transcrit, traduction et commentaire. par Paul Pelliot Extraits des Mémoires de la Société de Linguistique de Paris, tome XVIII, 1913.

西藏文殘卷

他面書妙法蓮華經卷第五。

西藏文殘卷

他面寫妙法蓮華經。

西藏文卷 [北平圍藏]

晚唐寫本。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a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nos. 1-849)

Par Marcelle Lalou. Paris 1939. Tome I, pp. XVI + 186.

A Tibeto-Chinese Word-and-Phrase Book.

By F. W. Thomas and I. Giles.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XII, parts 3 and 4, 1948.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Two Medieval Documents from Tun-Huang

By F. W. Thomas and Steen Konow, Oslo, 1929.

敦煌石室真蹟錄 八集

王仁俊輯，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石印本。按王氏與羅振玉等於是年中秋日往觀伯希和所得敦煌真蹟，歸而分別攻證印行。卷端署明：「秋九月寫印成」，恐未能若是之速，然爲第一部出版敦煌書則無疑。前三冊由甲集至戊集，又有甲上與附錄，共七集。第四冊已集爲宣統三年加印。此本最爲完整，且紙墨較佳。

敦煌石室遺書

蔣斧羅振玉同輯。凡輯印卷軸十種，雜文則別爲沙州文錄一冊。「宣統己酉」（一九〇九）鉛印。觀蔣羅題記，或署十月，或署十一月，則其出版必在宣統元年年尾或次年一二月矣。

鳴沙餘韻

日本矢吹慶輝編輯，財團法人啓明會出資攝影，一九三〇年岩波書店印行。共印二百五十部，此爲第二百二部。凡收大英博物院所藏敦煌佛書一百九十五種，印爲一百四葉，分經部，戒律部，論部，雜經疑偽部，史傳禮讚雜部，共五部。又附印「古經題跋」，「稀觀殘卷」爲「篇外」。前有總目，而未注原藏號碼，爲一小缺點。

鳴沙餘韻解說

日本矢吹慶輝著，昭和八年（一九三三）岩波書店印行。按此爲影印本鳴沙餘韻之解題。「正篇之部」一依影印本之次序，然作解說時，已參及巴黎北平藏本，故亦連類作解說，而次於各該相近之處。又論文十篇附於後，爲「外篇之部」。

大正新修大藏經第八十五卷

此卷爲古逸部及疑似部，皆載敦煌佚經，較鳴沙餘韻所載者爲多矣！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敦煌別錄

向達鈔輯。此爲向先生在倫敦攻察敦煌寫經時，凡遇原卷不能攝影，或爲省款而決定不攝影者，皆手自鈔錄，別存於此，總得五冊。

敦煌餘錄

向達鈔輯。此爲民國三十一，三十二年向先生遊敦煌時借鈔所見敦煌卷子，共十種。

鳴沙石室古籍叢殘

羅振玉輯。凡羣經叢殘十五卷，羣書叢殘十五卷，民國六年上虞羅氏影印。

貞松堂藏西陲秘籍叢殘

羅振玉編。凡三集，都三十五種。

敦煌秘籍留真新編二卷

日本神田喜一郎輯。上卷凡十五種，一百三十八葉；下卷十九種，一百五十二葉，原卷

均藏巴黎國家圖書館。神田氏執教台灣大學，未印訖而日本投降，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由國立台灣大學彙訂發行。

尙書釋文

涵芬樓秘笈影印本附吳士鑑校語二卷，有民國六年（一九一七）士鑑自序及孫毓修跋。

燉煌遺書 第一集

伯希和羽田亨共編，影印巴黎藏卷四種，大正十五年（一九二六）上海東亞政究會發行。有羽田亨緒言，伯希和跋。

燉煌掇瑣 三輯

劉復輯。歷史語言研究所刻本。分上中下三輯，共收敦煌小品及韻書字書百零四種，皆巴黎所藏者。

抱朴子殘卷

晉葛洪撰。存論仙第二，對俗第三。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日本田中慶太郎影印本。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沙州文錄一卷補一卷

按即敦煌石室遺書內蔣斧羅振玉合輯之本。後羅福藺裘羅福葆續輯，補成一卷，因於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合兩編重印之。此本爲王重民就巴黎原卷重校者。

敦煌石室寫經題記與敦煌雜錄

許國霖輯。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商務印書館出版。

雲謠集雜曲子一卷

歸安朱孝臧重校足本，民國二十一年重刻，收入彊邨遺書爲第一種。

神會和尚遺集四卷

胡適校敦煌唐寫本，皆倫敦巴黎所藏者。民國十九年亞東圖書館出版。

燉煌出土神會錄

未有題記云：「奉刊行神會語錄二百部，願以影本印施功，考妣二親成正覺。」昭和七年

(一九三二)臘月考妣忌日，石井光雄敬誌」。又解說一小冊，鈴木大拙撰。

一神論卷第三，序聽迷詩所經一卷

皆敦煌所出景教經典，皆日本人所藏。昭和六年（一九三一）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彙印，有羽田亨序。

新西域記二卷

日本上原方太郎編，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有光社印行。按是書專載大谷光瑞所派遣中亞致古隊之種種報告。在吐峪溝、喀喇和卓和闐庫車等處，均有古寫本書之發見，尤以橋瑞超在敦煌所購得爲最多。

佛說佛名經卷第十八 唐蘭先生藏

影印本。卷末題：「大晉天福七年（九四二）八月八日弟子歸義軍節度使特進檢校太傅譙郡曹元忠敬寫佛說佛名經百卷，因此善果，惟願社稷恒昌，人民安樂，道路和平，災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害不生。」

佛說佛名經卷第十八

此印本爲冊葉裝，有印行人題記云：「癸未，（一九四三）三月廿二日爲先祖考季仙太府君棄養周年之期，清信士巢章甫敬造此經百卷，伏願憑斯勝因，奉資冥助，永庇菩提之樹，長游般若之津，弘濟沉淪，勤除煩障，妙窮諸法，早契蓮台。迺至傳燈無窮，流布天下，聞名持誦，獲福消災，一切迷方，回歸覺路。」

西行日記

陳萬里撰。民國十四年陳君代表北大國學門隨美國敦煌攷古隊赴敦煌時所作日記。十五年樸社出版。

On Ancient Central-Asian Tracks——Brief Narrative of Three Expeditions in Innermost Asia and North-Western China.

By Sir Aurel Stein. London 1933. 按是書已有向達先生譯本。

斯坦因西域攷古記 (On Ancient Central-Asians Tracks)

向達譯。民國二十五年中華書局出版。

摩尼教下部讚 Mo Ni Chiao Hsia Pu Tsan, "The Lower (second?) Section of the Mami-Chaean Hymns"

Translated by Tsui Chi, (崔驥) Reprinted from the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Vol. XI, part I, 1943.

敦煌畫の研究

日本松本榮一著昭和十二年(一九三七)三月，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印行。分圖像篇附圖二部，附圖所收，大多取自伯希和斯坦因兩家書。其 Guinet, Louvre, British Museum 各博物院，及日本各收藏家亦採取一部分。圖像篇則總合考證附圖之圖畫，而加以說明。

敦煌經卷，照片及圖書目錄

沙州歸義軍節度使始末

日本藤枝晃撰。分上下篇，上篇論歸義軍張氏，下篇論曹氏。載東方學報京都本第十二冊第三四分，又第十三冊第一二分。

敦煌學論著簡目

張全新編。稿本。所收專著論文，均爲散見於叢書文集雜誌及各報章者，凡得五百餘種，分爲四大類：曰總論，曰敦煌史地研究，曰敦煌寫本研究，曰敦煌美術研究。其敦煌寫本研究，又分通論，羣經，語言文字，史學，地學，諸子，科學，政治，經濟，社會，宗教，文學十二門。張君在北平圖書館研究組工作。是編方脫稿，適本校舉辦展覽會，會中對於國人論著，不能一一陳列，故請將其稿本借展，俾有欲知國人研究之總成績者，有所稽攷焉。



#179

111109

